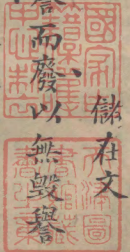


經畬堂文稿



吾之於人也 全章



聖人無毀譽存直道於斯民也。夫直道以毀譽而廢，以無毀譽而存。聖人亦本三代之治民者，治之而已矣。意曰：人道之常行而不敝者，其唯直乎。古之聖人，所待以維持宇內也。若乃躬涉末流，當是非紛錯之會，而猶欲以公正無私者立人道之防，則今昔異世而同揆耳。吾也生禹湯文武之後，而遐想於彰瘡之公，無刑賞予奪之權，而竊志乎好惡之正，嘗以為變人心壞風俗者，莫毀譽若也。故其於人，也有所不敢而本之，以誠有所不忍而歸之於忠厚。見不善而惡，不善之分如是止。惡之分亦如是止。過則毀也，吾

經禽堂全稿 卷二

六五

誰毀見善而好，善之量如是止。好之量亦如是止。加則譽也。吾誰譽，即或高近古之行於末俗，而以譽獎其成，亦必察先事之動於幾微，而以試得其實。此所謂本之至誠，歸於忠厚，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直道行乎其中也。今夫生民以來，萬眾雜揉，而數聖人出而理之。夏人先祿而後威，殷人先罰而後賞，周監二代爵必有功。刑期當罪，凡所為厲世磨鈍之具，惟此直道而已矣。然是數聖人者，豈嘗以私意與其間，而有所矯強乎。斯民哉，其自上帝降衷而稟之於性，遂皇創法而服之於教，本有是無黨無偏者，與君相期於大道之公，而或獨任己見，以畸重而畸輕，偏聽人言，以作好

而○作○惡○實○難○以○必○信○必○從○者○令○愚○賤○自○違○其○生○理○之○正○是○故○吾○之○
於○人○也○雖○無○其○位○而○竊○取○其○義○不○見○諸○事○而○猶○託○諸○言○要○令○毀○譽○
絕○而○善○惡○明○善○惡○明○而○人○心○正○人○心○正○而○風○俗○醇○其○在○上○則○為○賞○
為○罰○而○夏○后○殷○周○其○在○下○則○或○是○或○非○而○詩○書○禮○樂○直○道○而○行○與○
斯○民○相○終○始○可○也○吾○所○為○行○古○之○道○立○人○之○道○以○傳○諸○無○窮○者○此○
也○

渾脫淋漓。聖人之情流溢紙上。

原評

旋轉純是神力。返虛成渾。積健為雄。乃今不復知有李鄒。趙表

尊

經齋堂全稿

卷二

李五

吾之於

吾之於人也

全章 其二

儲在文

聖人行其直於人而以古道自信焉。夫誰毀誰譽。夫子亦猶行三代之直耳。無異民而有異道乎。意謂日新者循環之世運。不變者固有之人心。士君子以天下為懷。不敢謂空言之非實事也。誠見於斯人。吾與百世一揆。惟有用意之不欺者。可與古先王相質焉。吾之於人也。躬不操彰瘡之大權。似可淡漠相遭。各安日用之質。志不忘吉凶之同患。尤欲是非較著。共見天性之真。故激揚天下之善惡者。是非也。而變易天下之是非者。毀譽也。欲明善惡。先明是非。欲正是非。先正毀譽。以吾自思。誰毀耶。誰譽耶。如有所譽。豈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六六

無所試耶。清議之出。務令在我。為可安與善之優。亦度其人為可受。若是者何哉。凡以毀譽非古而直道在人也。如以為古之道。不可用於今。則必令之民先已異於古。顧吾念之。斯民也。秉降衷之理。則顯道惟彰。沐德教之隆。則遺直斯在。由周而前。有商治之自商。以上有夏治之威。福遞彊乎千年。而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三代之行。如一日也。賞罰隨世為通變。而必準天理以盡人之情。三代之所以行。如一心也。其在於今。歲月屢遷。風會亦稍殊矣。然而○洪○範○自○馬○而○來○直○道○探○原○確○不○可○易○蕩平正直皇極之漸。摩者深。正直剛柔三德之留貽者遠。道猶是道。人心不言而同。然民猶是民。人性一成而不易。為毀為譽。毋論

吾不忍以枉斯民且如斯民之不可枉何哉所以君子小人嚴善惡之介者與斯民共詳其辨雖尚口而非誣微文大義定是非之歸者與斯民共矢其憂縱罪我而勿恤苟聞者之足以戒即天下之大可為吾亦行吾直焉而質諸三王而不繆也

體格高蒼似勝九我 仇滄柱先生

有議論之直有人心之直有斯民之直有三代聖人行於斯民之直合來總是一箇道理古今無二也文能簡練融洽道理渾成而題中曲折皆見此為老手○中間疏直道悉本禹謨皋陶謨洪範結段繳毀譽緣論語中辨君子小人獨詳微文大義則

經禽堂全稿

卷二

六七

春秋知我罪我之謂皆舉其大者言之循首訖尾用意精實無

一字苟下 見六雅

吾之於其二

貞以應天下之務而諒非所慮也。夫貞者天之德而事之幹也。君子貞矣。又何患於諒哉。今夫人不有所守不可有所立。守之重也。尚矣。自拘迂者流。抱咫尺之守。以求自見於天下。而身世之間。不勝其弊。天下遂疑有守者之不足有為。而不知此非君子所慮也。何則。夫人之有守不同也。○老○筆○有諒焉。貞則所見者應事之理。○扶○發○根○極○而理之見有定也。彼拘迂者或有見焉。而無當於有定之理。則謂之諒已耳。貞則所得者循理之學。而學之得無方也。彼拘迂者即有得焉。而不通於無方之理。則止於諒已耳。由是可知君子矣。○靜○法○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其毅然而有所必為也。雖昏天下以阻之。而弗顧也。非常之原。自我發者。必自我收。綱常名教。咸藉君子之維持。而究非以一己之身徇天下之事也。當為之理。熟於中。必為之力。自奮乎外。而愚忠○不○諒○愚孝之。醜醜夫。孰得而混之。其介然而有所不為也。雖驅天下以議之。而弗動也。介石之操。與為終身者。并不俟終日。進退存亡。莫如君子之果斷。而究非離天下之事。全一己之身也。必不為之勇發於我。不當為之理。自定於天。而小廉小謹之。莢莢夫。孰得而入之。是可以知君子矣。君子亦貞而已矣。天德維貞。則有以終乾元之用。而收亨利之功。人道惟貞。則有以順事物之宜。而建中正之

極取舍定而不奪於流俗之取舍是非決而不牽於衆人之是非。凡古聖賢所為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務而言行足以動天地功名足以塞四海者皆其貞為之也。君子亦貞而已矣。若乃好果而蜜好信而賊。此挾其區區之諒而窮於無復之者。君子豈出此哉。吾故曰諒非君子所患也。

貞諒雙提入君子後。窮力搜討一貞字。貞字徹下截。更不煩言。數人探珠。此真得珠矣。古色堅光。尤堪獨步。原評

高處立濶處坐。平處行。日星明而江河流。正從細心洗鍊來也。

采師晦

經畬堂全稿

卷二

李九

君子貞

教以同其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也。夫類本同而人異之類。或異而教同之。是為與人為善之君子已矣。且道之不明也。其由於人類之不齊乎。有秉教之君子出焉。而高者可以俯而就。下者可以企而及。舉天下紛出之類。皆遊於道之中。世遂稱君子教亦多術。而不知其用心之獨至也。今夫教之存乎顯者。詩書禮樂之雜陳。文焉而已。君子槩而施之。於天分之純駁。曷與焉。教之寓乎微者。動靜語默之相喻。迹焉而已。君子身為示之。於人事之得失。曷與焉。而吾以為有教無類者何也。陰陽五行之氣。不能無偏。人涵之。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以生而善惡各分其剛柔之域。先王知其然。故直溫寬栗董以典樂之官。高明沈潛準諸又用之德。凡以化其氣也。君子奉之為教。而或以剛克剛。或以柔克柔。且或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則有無窮之教。而類之別於天者。無不歸於正直之途已矣。中外五方之習。不能無過。人居之以移。而善惡原處於進退之介。先王知其然。故三物八刑。一德先於鄉吏。七教八政。同俗統於司徒。凡以轉其習也。君子本之為教。而或以進為進。或以退為退。且或以進為退。以退為進。則有無方之教。而類之歧乎人者。無不協於中平之範已矣。是故當其設科之日。如覆者之無私覆也。如載者之無私載也。

苟其自棄於吾道則已耳。屬在門牆者。悉予以聖賢之塗。而未嘗絕之不肖之路。則有去來而無取舍。固君子之所以為心。及其樂育之久。如萬物之給其欲也。如百族之遂其性也。苟其不列於吾徒。則已耳。倘奉提命者。漸摩乎學問之事。而轉移在性情之間。則有淺深而無異同。亦君子之所以為術。夫四代之盛。師道立而善人多。三季之衰。學校廢而士品雜。世有秉教之君子。而猶患道術不明。人類紛紛而不可究詰者。此理之必無者也。

醜茂得儒先之氣。註中不當復論四字。即誨人不倦之旨。論

一孟及五子書中所言設教大意。皆同。中後四比。闡發殆盡。原評

經畚堂全稿 卷二

七上

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耜。樸實說去自然高邁。只是根柢深厚

耳。張日容

有教無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儲在文

道以統權。聖人思周之盛也。夫禮樂征伐之權而有道以統之。則出自天子。其周之盛乎。子意曰。治天下者。有誦服天下之勢。而不可不操。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可不用。操大勢。用大權。而文德以治內。武功以治外。皆統於上。而下莫敢干古之天子。所以定一尊也。我思文武成康之造周者。而慨然太息也。曰。此真天下有道時乎。前代之治天下。多以質。而我周之治天下。獨以文。當會朝清明。已有偃武之令。而冲人繼政。以後遂專用文教。臨之。此非惟以擾天下之民。而實以立天下之防也。是鼓制由天子。謹而天下始得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七十二

行禮恩由天子推而天下始得用樂。要以正天子之所出云爾。且

夫我周創制顯庸。率由文武。外惟姬公一人。以叔父之尊。而操制

作之事。然迄今觀周禮所垂。大抵皆先王之業。而公特以臣子贊

勤勞者也。他若司徒掌邦教。而君牙僅傳舊典之書。宗伯掌邦禮

而彤伯止從受命之列。未聞有所建立。以亂王章矣。即作賓王家

微子。非不修其禮物。而慎乃服命。大典其未敢干也。先王周謂禮

樂為防天下之原。而不可以旁落也。故自天子出。而治內者之權

以一前代之天下多失之強。而我周之天下。又或慮其弱。當周王

于邁。已有六師之盛。而收野陳兵。以後遂早以軍制定之。此固將

以誅天下之暴而實以明天子之威也。是故罪在七征之例者則曰天子是征罪在九伐之條者則曰天子是伐亦以正天子之所出云爾。且夫我周克商事定不聞黷武後惟東征一役以負宸之臣而率四國之士然迄今考大誥所載亦嘗奉成王之命而公特以三公備將帥者也。迨至六月為應敵之師而太原則命吉甫江漢為聲罪之旅而淮南則命召公蓋亦特將重臣不由方伯矣。而濯征徐國宣王猶必親率禁旅以令彼震驚大柄其未敢縱也先王固謂征伐乃威天下之本而不可以上弛也。故自天子出而治外者之權以尊是所謂操詘服天下之勢以用奔走天下之權者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七十三

也。夫惟天下有道則然而去今遠矣。

典博非才學人所難典而不雜博而不浮於此見讀書貫串。提有道句最有力兩大比正發自天子出而則字之理自透。結處只用一點真獨開戶牖之文。原評重厚博大漢初氣象當與南豐移滄洲疏同觀。秦龍光

天下有

見善如不及

一節

儲在文

聖人於修己之士而幸其見聞之合也。夫好惡各盡其分而已修矣。見其人聞其語猶幸其相合者乎。今夫嚴是非慎取舍一己之業也。而士行流失。天所生以風世之人。又未嘗不在一好一惡之間。有能致其誠者。斯亦不負吾望也。然則宇宙遠大之業。必基於立身學問消長之幾。不關乎時命。士無曠觀之識。而動云古今人。不相及。豈篤論哉。是故一善也好之。而淡與不好同。惟見為將逝。將去之物。追其後而無以自前一不善也。惡之而浮與不惡同。惟見為可危。可懼之形。墮其中而不可復出。則所云如不及如探湯。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七十四

含○量○綿○遊○

其人也。嗟乎古之為是言者。必當風俗敦龐。人心樸直。其卿大夫。得此一○波○全○篇○飛○動○。秉賞罰之公。其士庶人。遵道路之正。故為摹其近似之情。傳其過當之語。激昂忱慨。流布人間。而到於今亦已遠矣。然吾嘗博觀當代。而其人往往有之。既用自慰。而又深念其所以然者。造物清明之氣。不能無所鍾。得其正者。遂翹然異於眾矣。而賢達之風節。師友之淵源。又有以獎厲之。則善善惡惡之。真不容沒也。神明幽獨之私。不受制於物高。其願者。遂可以力行而不惑矣。而嚮善之若登。從不善之如流。又有以激發之。則揚清激濁之任。為已責也。是故行芳志潔。列國播之風謠。東道嫉邪。吾黨尚其風采。每一念及。

輒蒸流連久之而竊歎古人之言不我欺也。先後之間若合符節。
百聞不如一見。不其然乎。若夫天地民物之大。擔其任者愈難。天
時人事之窮。修之家者無補。吾不敢薄今人而大道之行也。與三
代之英。則徒望古人而悠然神往也。已。

言足以滿本節之量。而下節自然關生。此一定作法也。文字清

道古雅。尤可雄長當世。

原評

手揮目送。情寄遙永。得峴山豐樂之神。其議論則暗用史書。超
然不見其迹。

方靈臯

清而鬱簡而遠。格韻絕特。玉真峰頂。燦梅花。終是幻境。此如天

經齋堂全稿

卷二

七五

台廬阜步步踏實。都非人間邱壑也。

周漢荀

見善如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二節

儲在文

憶所聞於獨立備述詩禮之訓焉夫獨立趨庭宜若有異聞者而
 學詩學禮惟子嘗訓之而鯉備述之也若曰鯉未有異聞也雖然
 吾黨幸侍夫子日有得月有益鯉雖不肖敢自謂晨昏之久弗提
 其耳乎由子言憶之固有輾轉於中而極不忘者惟是夫子之獨
 立以獲聞明訓也今夫君子之為學也有講論之候有請業之期
 有燕閒之節有家人父子歡然聚處之時夫子之獨立維諸賢實
 散處焉而趨而過庭則亦鯉聞所不聞之會矣乃始之過庭也詔
 之曰學詩乎他日之又過庭也詔之曰學禮乎今夫詩禮鯉之先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七十六

學○生○波○烟○雲○千○狀
 世所以世其家者也先大夫正考父嘗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今猗那烈祖之篇是也而一命再命之訓當世賢

士大夫往往能道之至於夫子兼通六藝口授諸賢故吾黨之中

多斌斌爾雅之選矣而鯉愚不肖不能自力雖時從諸賢之後獲

與聞夫子說經之指而學焉則未也豈當問而不以實對耶乃夫

子則又告之矣謂夫詩之不可不學者惟無以言之故又謂夫禮

之不可不學者唯無以立之故吾觀詩之宜於言也列國之大夫

託以言志則其風肆好矣隰桑致君子之誦甘棠動封植之恩推

之於吾黨而其辭和而不怒質而不俚亦詩之遺教也而鯉獨無

以也。吾觀禮之宜於立也。當世之公卿準以飭躬則其儀可象矣。成人有曲赴之節。舉趾無不固之識。推之於吾黨而其人直而不倚。廉而不佻。均禮之遺教也。而鯉獨無以也。退而學詩求其可以言者。退而學禮求其可以立者。蓋覽文辭而收經術之功。考義理而得日用之益。庶幾孳孳朝夕不負所聞。以無忘夫子之獨立而已矣。統斯二者。子以為異乎否耶。

駕靈雋以古雅頓挫宕折其光油然而幽

原評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前人每苦繪畫不到吾讀斯文愴怳遇之矣。

王雲衢

性相近也

二章

儲在文

聖人明性之全而備論之焉。夫性有本有氣質論其全則相近也。而相遠之習不移之氣質備論之而性始明。且恆性之說昉於尚書。至夫子贊易則言性之本詳矣。乃失性者多而流品懸絕。皆由於氣質之不同。夫子懼人盡諉於性而約論天人之大全。以明詔來學也。曰天地之性命於人。萬物之性人為貴。性者何也。乾之健坤之順。元之仁。亨之禮。利之義。貞之智。超然異於羣生。純粹至善者也。人性大同。氣質則異。有清有濁。有厚有薄。微分善不善焉。差等無幾。本原具在。合而言之大約相近。近則宜同歸於善矣。然而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二十八

相去甚遠何也。有移之者也。氣質清質厚善矣。願習於善則上達。習於不善則下達。氣濁質薄不善矣。願習於不善則下達。習於善則上達。是故有善而日移於善者。有善而忽移於不善者。有不善而日移於不善者。有不善而漸移於善者。且有中處善不善之介。而辨才無碍。左移右移靡然不自主者。更有偏歷善不善之塗。而前移後移判然若兩人者。皆習也。非性也。移其氣質也。非移其性也。雖然亦有不移者。其氣至清其質至厚。是謂上智。智可移唯上智不移。其氣至濁其質至薄。是謂下愚。愚可移唯下愚不移。生而知安而行有天資之氣質。遂有夙成之性。而非性所獨擅。自暴者自棄者。有極

駁之氣質遂有皓亡之性而非性所本無不移云者其氣質不移也若其性則本無可移也明乎不移之屬於氣質則知性不可以上下分明乎相遠之由於氣質則知性不可以遠近別堯舜桀紂同性也瞽舜父子舜象兄弟不同習也堯舜上智桀紂瞽象下愚皆其氣質至於性則一於善而已性善性也氣質亦性也故曰相近而性之論始全而人道之配乎天地靈於萬物者皆可推而得之矣吁孟子性善之說實出於此夫子論其全孟子推其本荀也揚也本末均失之韓子三品祖相近不移以立言較優於二子矣顧以五常屬性又以三品名性氣質之辨不明而性之本亦晦豈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七九

洞然於天人之大全者歟

聖人之言萬世不易只是道理賅備千古論性不出此二章惟其性善所以相近氣質不同所以只得相近孟子暨周程張心得微言總攝在內相遠不移俱就氣質上說得此二層近字之義始備人類千變萬化要不外是不移補足相遠相遠補足相近只是一箇性相近便了篇中闡發精透真可參入先賢語錄中秦龍光

丰稜峻潔自行自止絕似王半山方靈臺

聖人言性只相近二字歷孟氏兩漢唐宋醇儒千言萬語纔闡

發得盡此文蒼萃貫通直是一篇總論并孟荀揚醕疵韓程張
粗細原委本末悉見言下矣弟允敬

性相近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分



性相近也

一節

儲在文

聖人論性之本同而人當慎於習矣蓋性無不善雖氣質分而相
 近也其相遠則習也人可不慎於習乎子意曰本同而末異者人
 性是也人見其末之異而忘其本之同且疑其末之絕異者原夫
 嘗處於同而昧其本之微有不同者仍未嘗處於異是皆不知有
 氣質之性而誤以習為性者也何則性者全乎天事而言之也習
 者全乎人事而言之也惟皇降衷而畀之為性界純非界雜也易
 簡之善為四德健順之秀為五常純莫純於此矣顧理乘乎氣而
 氣有清濁於是純者偶雜焉清濁之分殊而無不繫於氣其性之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全

粹精者固未有分也惟民受中而稟之為性稟全非稟偏也四德
 為萬化之本五常為百行之源全其全於此矣顧理依乎質而質
 有厚薄於是全者或偏焉厚薄之數懸而無不屬於質其性之皆
 備者蓋未嘗闕也至於習則時變而地遷有氣本清而流於濁者
 矣有氣本濁而返於清者矣有各從清濁之分而詣其極者矣於
 是性之涵於心者不惟純雜之歧且有存亡之介然亡者操之即
 存特其習蔽之而於性之粹精者無與并與氣之偶雜者無與也
 且驟染而漸移有質本厚而趨於薄者矣有質本薄而歸於厚者
 矣有同一厚薄之數而背而馳者矣於是性之見為情者不唯偏

全○之○別○遂○多○得○失○之○幾○然○失○者○求○之○輒○得○乃○其○得○奪○之○而○於○性○之○
皆○備○者○無○與○亦○與○質○之○或○偏○者○無○與○也○然○則○固○克○聖○狂○必○先○明○善○
而○復○其○始○此○性○之○宜○勉○於○相○近○也○剛○柔○善○惡○皆○可○望○道○而○進○於○中○
此○習○之○宜○戒○於○相○遠○也○惟○灼○於○天○事○人○事○之○說○而○性○之○本○同○不○待○
辨○而○明○矣○

精詣已到十分屈指近世有數韓文公因文見道我輩少攻舉
業耗廢日多幸與經義相近學道工夫即在治經中願終勉之
陳悅巖先生

顯白審芻儒書中粹言精義無所不包而出以揮洒之筆李習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之所謂理直氣直也

趙表萼

全二

性相近

學詩之功兼大小而收其益焉。夫事莫大於父與君，而多識其小也。學詩則兼收其益，何莫學詩乎？且詩以道性情，性情得其正，而所求於詩者幾無餘矣。顧學詩之人，大之有以自全乎？子臣之分而小之亦得博聞洽見以廣其才，則謂詩之可以興觀羣怨而止者，猶非深於詩者也。何則？詩有四始，其道達諸家國天下而不遺。故篇章不過乎三百，而天道出其中，人紀出其中，詩兼六藝，其文多所流連寄託，以見志，故前後不成於一人，而其詠物也。二其取類也。富然則詩有大者焉。學詩而益在大矣。詩有小者焉。學詩而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全

益在小矣。何謂大？其在事父事君之間乎？自徑行者之幾於無術也。舉念每覺其未安，千百年聖人賢士情至義盡之所作風旨如新古人為不忘也。吾學之而以事當前之父與君，庶有所折衷焉。二〇意該情備通而生其愛心，遠而生其敬心，則感發於詠歌嗟歎之文，而後先自見其一理已。且貌奉者之即於具文也，用情尤苦，其不摯千百年孝子忠臣思深憂遠之所作歌泣猶傳古人為其難也。吾學之而以事處順之父與君，更得所變通焉。邇之殊事合愛遠之異文同敬，則漸洽於溫柔敦厚之教，而常變祇見其一心已。所謂學詩而得其大者如此，而以言乎小，則在鳥獸草木之名矣。人情莫不

固於其方鳥獸草木夫有少而習見之者矣然而天地之生必不
盡於鄉國一隅之產若夫四方之風采諸太史剛柔燥濕各自道
其風土之所有而吾識焉故處一室而所周知者已遙人情莫不
便於其俗鳥獸草木之名夫有長而習聞之者矣然而委巷之號
難以陳於學士大夫之前若夫詩人之志歸於爾雅羽毛華實各
相命以義類之所安而吾多識焉故發一言而與喬野者自別此
則詩之緒餘又不可以小而忽之也其體曲而直具設人倫日用
之關其辭正而詭悉資閱覽博物之助由興觀羣怨而兼收其益
焉小子有造其在是矣而何莫學夫詩耶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四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非獨韓子自品其文自馬劉揚班以來未
有易之者也時文中得此意者近代只數家大家軌範於今罕
儷矣李巨來

有所折衷得所變通風土所有義類所安兩事字多識字各極
精括體格闕整寶光四射金玉其質麟鳳其文總歸到清真古
雅四字潘魯觀

聖人教子以二南申言不學之弊焉蓋學詩莫急於二南而不為者終其身無與於修齊之道何惑乎牆面之弊也子謂伯魚曰窮經稽古之功不必於其多也荒經蔑古之患不必於其遠也吾今蓋有期於女女試思人生之後雖履境有不侔而孰能逃乎一身一家之計女抑知人事之難必依古以為則而要莫備於周南召南之中蓋其所載乎篇者無論為王化之原而妃匹妾媵之間門祗席之內皆有以調其情性而養其中和而苟能通其義者無論為學道之助而喜怒哀樂之節愛憎欲惡之私皆可以化其偏

經會堂全稿

卷二

全五

陂而消其亢戾而女嘗諷其文矣嘗辯其辭矣然不沈潛反覆而深觀其義類之所託則童而習之而不得加以為之之名而女亦體其心乎亦踐其迹乎假令呻吟佔畢而輒據為耳目之所經則近而求之而已無解於不為之失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吾見其身之闕於理既無以蓄德行之基而是非搖惑非必在耳目之表也蓋一家之中而壅蔽成矣靡瞻不眩而自謂明靡聽不惑而自謂聰而好惡雜投治之而愈焚吾見其身之滯於事又無以正儀型之始而悔吝叢生非必在跬步之外也蓋一家之中而扞格多矣動靜乖而醉飽為愆寬嚴過而嘻嗃迭見而起居無節令之而不

全篇一氣

題氣

切近篤是而有高瞻遠矚之榮

對尤警鍊

從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之則何至於此。不為則必至於此。以
此知學詩之功不務多而荒。經歲古之患不在遠也。念先大夫行
牆之遺無忘乎。面命從二三子。負牆之後無狃於面。從亦在汝為
之而已矣。

理精氣和全體渾逸善學荆川者無踰此種文。陸上慎
清秀敦舒結體自緊中子少小時作已老鍊如是。叔五采

子謂伯

楚狂接輿

三章

儲在文

聖人三遇隱者而自明其意焉。夫接輿沮溺丈人皆知潔身而不
知行義。夫子高其隱故自言其意也。且道之不行也。聖人知之而

皇皇不已。非先見定識。反出隱者後也。潔身而遺世。易行義以拯

世難。聖人亦為其難者而已。不得已而自明其心。則每遇隱者而

發之也。儀之封人石門之晨門。似猶知聖心者。子可無言也。微生

疑其佞。荷蕢訕其鄙。固也。果也。不足與深言也。其後楚蔡之間所

遇多隱君子。其心甚重聖人。而蹤跡絕奇。若近若遠。而不可即。夫

子所欲與言者。凡三見焉。有接輿者。楚之狂行歌而過。而以鳳德

經會堂全稿 卷二 點次遺逸 八十七

況也。重聖人也。夫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歌聲在耳。而其人遠

矣。有長沮桀溺者。耦而耕。子路問津。而以避世諷也。重聖人也。夫

子慨然以斯人之與告之。而擾者自擾。雖言之。而若不聞也。有丈

人者。子路所遇。前倨而後恭。具雞黍備賓主。重聖人也。夫子使子

路以君臣之義告之。而行者已行。其言之聞與否。并不可知也。由

今思之子之欲與接輿言者。即其所以正告沮溺者也。子之與沮

溺言者。即子路所以留語丈人者也。惡從政而甘伴狂。薄人羣而

狎鳥獸。棄君臣而私長幼。皆以避世而自全。躬伴狂。則四民失其

秀。而人材無用。同鳥獸。則萬物失其靈。而人性不貴。廢君臣。則五

倫夫其統而人綱人紀盡亡何以扶世而立教嗟乎之數人者誠
隱君子也惟隱者重聖人故以己為招而潔身之志彌殷惟聖人
重隱者故以言相挽而行義之願彌宏然而避者不留擾者不顧
行者不返聖人且如之何哉蓋與子路還車陳蔡之郊而夫子亦
倦而思歸矣

參差披拂玲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
王樓却
其在古文善學子固其在時文善學應德可為知者道也
弟記

楚狂接

其有古之善學子固其在時文善學應德可為知者道也
弟記

論其說而人歸入學蓋士所以為道而士之學也

世有高士其事可記也。夫接輿沮溺丈人皆高士也。故隨所見記之。昔孔子之世舉世混濁而世外獨清。楚蔡之間尤多隱君子云。

孔子自楚反見一人焉行歌而過。聆其辭若諷若勸。為孔子發也。

敘事錯落蕭疏與古為化

適相值歟。久相待歟。不可知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其人以鳳德之衰。况孔子自謂鳳皇翔於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不肯

超絕

下也。其來也不知何所自。其去也不知何所之。已矣。不得與之言

點法飛動

矣。有識者曰。此楚狂也。名接輿。此一事也。又見有耦耕者二人。子

路時從。使問津焉。其一人指孔子而寓諷。其一人對子路而啟言。

經奮堂全稿

卷二

九

大都謂避人不如避世也。且言且耕。耰而不輟。孔子與子路停車

澤畔。披蓑懷陳時勢。宛轉告之。若弗聞也。其覲面千里者。歟。觀其

波瀾頓挫

人味其言。情忍確苦。遺世不顧。其伐檀詩人之流。亞歟。夫子憮然

驅車而去。有識者曰。此兩人一為長沮。一為桀溺。此一事也。又一

日者。子路從而後。見一人焉。以杖荷蓀。而來子路。從問夫子其人

固不識也。植其杖而芸。辭色甚倨。子路對之則甚恭。忽延止其家。

沮溺丈人氣象不同波折各極佳

具雞黍。見二子焉。新新如也。蕭然世外。充然自足。其勤四體。分五

穀之效。歟。其樂全於天者。與其父子兄弟之間。又何斌斌爾雅歟。

子路從孔子倦游久。此一宿也。恍非人世。心奇之。而告之。亟使反

見之未至而其人行矣。子路既至，將孔子之意，陳君臣之義，留語其家，其家固在也。其人杳不知何往也。子路不能久留，孔子亦不能久待也。山深林密，煙霞渺然，其人在焉，悵望之而已矣。子曰：「隱者也。」子路曰：「其人年已高，丈人行也，究不知其為何人也。」此又一事也。

寫三段直是三幅畫圖，合來又成一幅畫圖。雲樹懸聯，杳杳不盡。王雲衢

散作萬壑春，凝為一氣碧。江上數峯耶，海上三峯耶。徐亮直

結體則龍門合傳也。傳神則彭澤桃源記也。清遠閒曠，高脫絕

經畬堂全稿

卷二

倫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吾於作者見之矣。叔五采

半

楚狂接 其二

逸民

全章

儲在文

尚論逸民。聖人以身定之也。夫逸民非隱者也。其行義至高而未
 達於化。子殆以身衡之而定其逸乎。且夫子之周流也。楚蔡之間。
 所過多隱君子。或曰此逸民也。薄富貴。絕名譽。浮游塵埃之外。力
 求自異於聖人。其諸古之逸者歟。雖然。此非逸民也。夫子嘗論逸
 民。自商末以至春秋千餘年間。七人已矣。曰伯夷。叔齊。曰虞仲。
 夷。逸曰朱張。曰柳下惠。少連。夫此七人者。其才皆足以興帝王之
 業。而窮於所遇。激成肥遯之操。其學皆足以歷神聖之階。而行其
 所安。輒造偏至之域。是故去位而為民遺世。而名逸也。然則吾夫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九

直注末節

子還轅息。轅退老於洙泗之上。日與其徒講明六藝。匡坐而數歌
 之。優游卒歲。若將終身。其亦自附於古之逸者與。曰非也。夫子嘗
 論逸民矣。其論伯夷。叔齊。則不降不辱。合志與身。皆純而不二。其
 論柳下惠。少連。則中倫中慮。雖降且辱。亦和而不流。其論虞仲。夷
 逸。則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固變而不失其正也。然則通古今之
 變。綜賢達之歸。略迹以原心。知人而論世。其徵者在性情之際。而
 顯者在器體之間。其不得為者在天人之遭。而所得為者在識力
 之定。故夫子慨然興歎曰。是七人者。真逸民也。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而已矣。嗟乎。聖人豈無可哉。委蛇於三仕何為者。聖人豈

無不可哉。栖皇於四國。何為者。蓋可不可之見分而出之。則尚其
有有。可以獨行己之。是有不可以直斥衆之。非有主於中。不為物
變。逸民之所以高且遠也。合而渾之。則難其無無。可而屈伸往來
之不居。無不可而潛見飛躍之。各得無心任運動與天游。聖人之
所以大。而化也。然則夫子非逸民也。逸民非隱者也。如以隱而已
彼避遠權勢。甘心枯槁。沮溺丈人之徒。過者凡幾輩。何不聞序列
其人。而子亦未嘗以身與於其間已耶。

意見結構。上掃具區。逸民非沮溺。接與丈人比。只看聖之清
與聖之和其他自見。夫子異於逸民。始能定其為逸。越顯得他

經齋堂全稿

卷二

九三

身分處 原評

若斷苦續。以風雨為合離。秦樂師

逸民伯

樂正而樂官散記其事以傳其人焉蓋師擊以下皆賢者義當去
 則去其事不可不記而其人不可不傳也昔夫子自衛及魯與太
 師諸人論次雅樂而正之稱極盛焉其後三家益僭歌雍而舞八
 偷一時樂官多賢者心竊傷之又念官守之侵而其身不可一日
 留也遂相率棄其官以去當其時魯之君若臣不問也魯之人亦
 相與竊歎而置之也維我夫子感國工之屋散悼時事之日非常
 往來於中而不能去久之稍稍得其蹤跡乃知有避地而他適者
 有避世而長往者太師擊在齊也亞飯干三飯繚在楚蔡也西飯

經奮堂全稿

卷二

缺則在秦也此其避地者也鼓方叔於河也播鼗武於漢也少師
 陽擊磬襄則於海也此其避世者也齊於魯為近蔡遠矣楚又遠
 矣秦則又遠矣海於魯為近河遠矣漢則愈遠矣其去而之東者
 齊也序地更東則海也古其去而之南者蔡也楚也更南則漢也其去而
 之西者河也更西則秦也此其先後出國門同道而行乎申道而
 散乎未可知也如謂抱器以希效於他邦鄙人之想也此其各一
 方而相處絕不相關乎時相過從乎未可知也如謂挾技以流傳
 於人世亦下士之論也獨是諸賢於魯有君臣之義於夫子有師
 友之情而夫子與擊也襄也固心相知與于繚諸人亦如師冕之

交遊處無間者也。一日散去魯之廷虛無人而夫子之門絕無一
跡矣。然在諸賢守官守身之誼重且不敢戀父母之邦而況朋友
講習之樂而在夫子悲天憫人之念深不獨歎息於賢豪之常聚
為不易得而魯道之陵夷不可挽於是乎無復望也已。爰俾弟子
記之。紀其事傳其人也。然則諸賢何以不師柳下惠歟。曰惠黜而
不去。諸賢以藝名。三家必不肯黜也。夫子何以不留歟。曰樂正而
官守明義不可留也。不留其身而留其事。書官書名有比事屬辭
春秋之法。不留其迹而留其人。書適書入有登高望遠風雅之情。
異日者追憶師擊之始而洋洋盈耳有遺音焉。重思之也。重歎之
也。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九十四

刊羣言之謬。標尚論之神。卓爾正詮。邈然微響。曹聲諧

諸人何以見於魯論。夫子命記之也。夫子何以命記之。歎宗國
之日非悲交遊之凋落。故記其事傳其人也。主意堅確。前人未
及。文之駘蕩高潔。亦純乎居士集矣。叔五采

太師擊

周才莫奇於八士，可以想其世矣。蓋八士同母，而伯仲叔季，同生盛事也。亦奇士也。夫子蓋嘗稱之，而記者述之。且人才者，氣運之徵也。天地之秀，萬物之靈，與王者之治化相感通，而治極生，感盛極生，奇遂有出於尋常意想之外者。其事不可不傳，而其人不可不詳也。若周之八士，是已。身稽唐虞之際，高陽之八愷，高辛之八元，並稱為才子，而十六族之聲施爛焉。然同父而不必其同母，故子則祖，胤鳥之瑞，而姬則宗，履武之祥，載觀本朝之興，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同出於太妣，而十五國之封建先焉。然同母而不

經畚堂全稿

卷二

九十五

必其同生故。宣王當大耋之年，而孟侯有小子之月，乃若八士則奇矣哉。蓋伯仲叔季，合而同母，而又伯仲叔季，分而同生者也。繫乎伯者曰達，曰造，而仲之次則為突，與忽焉。繫乎叔者曰夜，曰夏，而季之次則為隨，與騶焉。其無菑無害，而屬毛裹以育之者，不獨先而不獨後也。斯真奇矣。其書賢書能，而論道藝以升之者，難為兄，而難為弟也。抑又奇矣。於是謂家門之懿，孳孳子生而又賢固也。而何以伯仲叔季之皆然也。於是謂邦國之休，善人多而成，蒸似也。而何以伯仲叔季之必偶也。蓋嘗推其故而見天地萬物之精氣實與人事相關，休徵嘉瑞之錯呈，本無成迹，可據山出器車，河

出馬圖麟鳳近在郊。棟龜龍畜於宮。沼皆千古不經見之事。而偏
為聖人之世。貢其奇。故在人則一母而生八士。其事殊其理一也。
○怪○怪○音○奇○此○例○尤○切○
二曜相合。五緯相聯。木旁枝而內附。禾異畝而同穎。真兩間不可
解之事。而類於文明之世。顯其奇。故在人則八士而出。四產其事。
○歸○重○周○有○二○字○之○義○
怪其理常也。然則太和之所網緼。而變化大造。本出於無心。而德
教之所涵煦。而感通王者。獨操其原本。後之論者。考於此。將見周
有八士。追配元愷。而我朝兄弟絕。感其下。又生達括輩。以應之。皆
生民以來。未有之奇事。而可聽其姓氏。湮晦久而無傳也。哉。抑聞
之八士之生。或曰成之時。或曰宣之時。而予謂文王詢於八虞。咨
經禽堂全稿 卷二 九十六

於二親。傳有明文。其為文王時人無疑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

王褒聖主賢臣一頌。與題何涉。此固以一母四乳表周士之多
且奇也。是作人服其偉麗。吾極歎其清真。原評

眼前道理。如讀異書。我亦不解。史蕉飲

多用無中生有之法。奇情異彩。古文中司馬長卿錢綱卷

有所以存其心者而仁之道不遠矣。蓋學問思辨皆所以存心也。功純而心存而仁在其中。子夏故示人以求仁之方也。曰人之為學。凡以求全其心之德也。人之存心。固必先純其學之功也。何則。易放而難制者心也。能清微篤永以用心者。閑其心而自絕。夫外誘難熟。而易間者學也。第以力學者。積其學而漸進於自然。有如聞見之富。盡其義類而不遺。其學之者。既博矣。而反復沈潛。必使心與理相迫。所志又何其篤也。咨訪之勤。致其精詳。而不泛。其問之者。既切矣。而探索尋繹。必使理與心相依。所思又何其近也。博以周物也。

經畬堂全稿

卷二

要言不煩

篤則約之於心也。隨學隨志而神明之地。無暇於紛營。切以為己也。近則融之於心也。隨問隨思而方寸之中。漸覺其有主。是雖未及措之行。習而祛於外者。專於內。則朋從之擾絕。而物欲不流。是雖未能見之實踐。而知不搖者。守不失。則涵泳之意深。而天心易復。吾見學歸於志。問歸於思。循環自新。其心無一息之閒。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博進於篤。切進於近。深造自得。其心無一閒之息。而心之存焉者。粹矣。仁在其中矣。然則制心之法。唯有窮理而別。無強禁之方。積學之功。極於達天。而不過。反求之實。有志於仁者。可不審所從事歟。

教必有_二序_一。譏之者過也。夫先末後本者。教之序。子游乃以聖人所
 能證子夏之門人小子乎。甚矣其過也。且道有本末。其淺深易明
 也。顧世不乏高明之士。日與其徒遠談性命。究極天人。而卒於窮
 大失居。人材亦無所成就者。不知教之有其序。而欲一蹴以幾於
 聖人。此其蔽也。昔子游嘗譏子夏矣。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有末無
 本云耳。今夫本末何常之有。古之君子懼學者之狃於其素也。而
 思有以勞之。勞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惟日不遑。然後身心內
 外常若有所持循。而不患夫氣質之爭勝。夫是之謂養正。而本未

經奮堂全稿

卷二

嘗不_二寓於末也_一。又懼學者之畏乎難也。而思有以安之。安之於洒
 掃應對進退之間。盡人可能。然後服習優游。帶若有所自得。而徐
 覺夫高深之易入。夫是之謂利導。而末未始不通於本也。信若游
 言棄爾。洒掃屏爾。應對舍爾。進退終日求所謂本者。而學之。而教
 之。吾恐無得於本。而喪其末者。比比矣。噫。言游過矣。蓋本末有不
 可二視之者。理之一也。而又不可一視之者。分之殊也。惟其一是
 以君子抱無窮之心。惟其殊。是以君子辨不齊之實。無窮者。心知
 有傳而已。傳之惟恐不盡。而何忍出於倦。不齊者。質善其傳而已。
 傳之惟恐遠盡。而何敢入於誣。夫既不忍為倦。又不敢為誣。於是

題中層折俱見

予不得次第以傳而先後形焉有先後而吾之傳卒亦無不盡

若是者何也曰序也君子之道然也是故言乎先洒掃以習其體

應對以正其辭進退以肅其儀循循於出入周旋而不越者吾固

無所過求乎其始及於後習其體而為筋骸之固正其辭而為經

訓之文肅其儀而為定命之則豐疊於精義入神而不已者吾亦

何能涯量於其終若乃無先無後而本末共貫始卒同歸是則聖

人已矣而以望之門人小子豈不誣哉是知教失其序雖以聖人

望人而不免於誣如得其序則兢兢焉惟懼其誣之固有始於為

士終於為聖人者矣微子夏而君子之道幾何其不至於無傳也

經奮堂全稿 卷二

體味程子數條精粗本末融液貫通天根月窟之恩繭絲牛毛

之辨醕乎醕者也全章題自有此真實本領文字區區講機勢

者何處作活原評

神力搏梳議論融成一片生平不許以歸胡謏人作者確有數

體相近其實而雅似之其博而精似之其堅而逸似之也孫敬

居

其

子夏之

不

敬專於禮之末。賢者有疑焉。夫子夏之教以禮。而子游則見為專。末而遺本也。故譏之。意若曰。吾黨幸得夫子。以為師。凡造就來學。期於淵源無負而已。夫子之教成法備具。而本末之辨特詳。所以嘉惠吾黨。俾各得之。以廣其傳者也。乃觀吾友子夏。不能無疑焉。蓋子夏之學。尤長於禮。彼其負敦厚之材。盡參考之力。獨得吾夫子論禮之宗。以條貫乎詩書六藝之旨。深明而熟習。本末粲然。故吾黨言禮必歸卜氏。而及其教人也。則繁置弗道。惟灑埽應對進退。為兢兢間嘗過其門。觀其從游之士。被拘而退。自鄉而板。無反。

經畬堂全稿

卷二

百

塵也。負劍而立。辟耳而對。無僥言也。周旋折旋。動中規矩。無失步也。此非教之者。勤率之者。謹能嫻於少儀。若此哉。肅肅乎。彬彬乎。不問而知其為子夏之門人。小子也。雖然。抑末矣。今夫學有本焉。事之精也。道之統也。即以禮論。一舉止而應乎中。和一坐立而原於秩敘。此其故與。性天相表裏。而逐其迹焉。則已粗言辭有安定之則。威儀極聞望之觀。此其義與。民物相流通。而拘其節焉。則甚細。維彼小子。其有之乎。其亡之乎。何居乎我未之見也。面命耳提者。不以為是。為急執。經問難者。亦無意於其間。揖讓之禮。則從矣。而本何其疏也。豈來學之士。有不必知本者耶。將吾友別有善誘之。

君子之道 誣也

儲在文

君子之教有序。患其誣也。蓋人有區別。而教之先後因之。不然是誣之而已矣。子夏曰：天下之教者，其心亦良苦耳。挾無窮之意，以望人，百不一過焉。而不得不出於循循漸進之說，以為高論無益。當權其可行者，師弟子而不相知，非善術矣。今者游乃用此為譏。游殆忘循循於末者之為小子也，抑不聞君子之道乎？今夫君子之教人也，直欲使附吾門者化浮夸為篤實，化固陋為高明，化偏曲為中正，而遂使率吾訓者緣巖迹而精微，緣細行而廣夫緣日用而神明，是故一以知十，其所深望也。弟賢於師，其所最樂也。如

經齋堂全稿

卷二

三

謂卑末之務，不厭諄復高深之旨，有所秘惜，或先而傳，或後而倦。諒為君子不設是心也。然而本末之教斷斷不能無先後者，材之所居，彼此不相貸，候之所造，前後不相蒙，淺深視其材，遲數循其候。陰陽無私澤，而維天維喬各暢其生，君子無私教，而有造有德，必從其類，區別之間，先後之序也。且夫人之重君子者，非謂其陳設條目，彈口耳之功也。謂其積學力行，熟於此中之曲折，而無俾來學者或迷其所往也。夫天下學問之士，無不好高遠之名，而又多不自揣度，忘其材之所能，與候之所至，而翹翹然徒望君子之速化之者，然而本末之數，君子瞭然以為終日言高遠而中無所

見○徒○窻○其○心○終○日○言○高○遠○而○誤○用○其○趨○反○喪○其○贖○非○徒○無○益○而○又○損○之○直○誣○之○而○已○矣○推廣言之寔○似○於○倦○不○出○於○誣○君○子○之○道○也○嗟○乎○自○世○之○以○末○為○不○足○務○也○談○性○命○者○遁○於○虛○無○言○事○功○者○歸○於○權○術○人○倡○其○說○後○生○靡○然○從○之○其○誣○世○則○一○也○夫○育○草○木○者○勿○戕○其○天○育○人○材○者○勿○誣○其○實○所○望○吾○黨○二○三○子○相○與○維○持○君○子○之○道○以○長○養○天○下○之○材○而○游○乃○用○以○為○譏○過○矣○游○殆○忘○循○循○於○末○者○之○為○小○子○也○

文律渾細○文氣蒼疏○得茅歸之○正脈而不襲其貌○原評

誠意懇摯○想見篤信之士○虔奉師訓○正告朋友○翼進後學○一片

經畬堂全稿

卷二

高

深情而密栗蕭疏○已造古文神境○黎孟先

長年刺舟順水○曲折自有得應手之樂○文亦如之○其堅光古

色最近孟堅矣○元六雅

君子之

仕而優則學

一節

儲在文

論仕學者當於其優權之也。蓋未優而旁及，既優而輒止，二者均

失。仕學亦權之此而已矣。子夏曰：夫人為一事，惟恃心力以相盡。

必無餘而始能有餘，上不為曠官，而後天下仰從容之度也。下不

襲虛聲，而後天下觀經緯之略也。故君子之仕與學，有斷然而不

惑者焉。今夫詩書經世之業，好風議者所居而馳驟之，徒則屏之。

聖賢行道之心，急功名者所託而專一之士，又矯之。此其人莘寶

懸殊，靜躁濶絕，皆未嘗權於己，而失則均也。吾以為仕與學，亦論

其優與不優而已矣。其自公孤卿尹，以至表臣百司，皆有才浮於

經。奮堂全稿。卷二。而字鄭重。

事功浮於食者，而後曰優優，非幸告無罪之說也。至是而不學，則

執掌賢勞，恐盡失其儒素之意，而見聞日鈍，亦將無以待事變之

來。故以仕之餘及之，原未嘗忘仕而非然者，則毋甯置也。其自離

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真有美言可市，尊行可加者，而後曰優優

非小美易足之旨也。至是而不仕，則彈琴晤歌，究何補於天人之

窮而勢會弗親，亦終無以定神明之守。故以學之餘及之，原未嘗

離學而非然者，則毋甯需也。蓋古之人，斷無無本之仕。其在學宮

之中，服而習之，其於書升之日，論而辨之，大都經國遠猷也。則今

之仕而優者，固學之時，可豫為卜者也。然當其仕而又度其優與

頁五

及按

不優以分吾心。寬迫之介。故有時從事密勿。而不必疑其風雅之
不親。有時贈答雅容。而不必患其勳名之不立。且古之人。不貴無
用之學。大而道成。可用天下。國家小而器成。可為天下。國家之用。
無非匡居夙志也。則今之學而優者。固仕之時可還。而券者也。然
當其學而先審其優與不優。以定吾身進退之準。故有時閉戶深
思。而不得謂其專己。以遺世。有時乘時利見。而不得謂其賤道。以
希榮然。則世之人。終身於仕學之途。而失則均失者。優不優之分
不明。而心力之用。茫然其無所主也。

蒼樸藹鬱之氣。蟠於尺素之中。密而仍疏。華而不緝。亦其得力
經奮堂全稿 卷二 真

漢氏者深與

原評

前總掾中對發後互翻處處兼兩意說真瀉得魁宏寬通八面

都到也 吳荆山

一句兼兩意合如此寫與互串者自別 凡六雅

仕而優

聖人之高深可為見者道也甚矣夫子之高深也數仞之牆美富在其中矣不入其門孰從而見之且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當世有至人焉高而不可攀深而不可測予人以從入之路而絕人以窺測之階於是終日徘徊其下而茫無所得而去者賜不敏及有之牆人盡窺之陋矣抑猶幸託夫子之宇引入下朝夕庇廕焉以就此室家之好也若夫子之牆則豈可量哉其基既固層累以積之者遂極於崇高其勢既峻居卑而仰之者難定其尋尺我儀圖之殆數仞然而夫子深遠矣且夫聖人有高世之迹而無絕物之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五

心不出戶庭萬象咸具殊不類人間事焉抑又恐來者弗能自前也高其垣墉以立之防而闢其門以導之數登曆落入其門登其堂造其室者吾黨有人焉而賜則其旅進而旅退者也是故精微之奧淵懿之藏賜不敢知而但見其建隆古之規模備先王之法物穆穆者象其清閔肅肅者擬其尊嚴是謂宗廟之美又見其萃羣材以論辨協衆心以和衷戡戡者左右而奉璋濟濟者後先而奔走是謂百官之富賜也始入之而皇然博觀之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胸中曠然以明退講於其間爽然自失矣夫游道德之林者不待注目而觀攬禮義之華者不煩凝睇而覩惟我夫子日在目前而

固難為不見者道也何也不得其門而入也且夫子非閉其門而
人自難其入入其門過其宗廟而後知宇宙之壯麗也入其門與
其百官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於此也不得其門而尚何言哉
是故道大舉世莫容德峻與天同體惟我夫子夔乎尚哉見者循
牆而走○不見者面牆而立為我謝叔孫曰子姑得其門而徐議門
內之事未晚也

磊落英多不煩繩削而自合

原評

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翠羽之木籠鱗之石奇麗殆不可狀始至
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真引人步步入勝

唐次衣

夫子之

周之定天下由舊以新之也。夫政不行而民心不歸，何以新天下？武王特由舊以定之而已矣。且我周之治，其失優柔不斷，而當其開國之初，無事非振作有為之氣。有所以整齊之，奉令者曰：此真天子矣。有所以風厲之，慕義者曰：此真聖人矣。政惟由舊而守內之氣象，翕然不變焉。蓋嘗觀於商末之大勢，其君驕縱於上，其卿大夫諛佞於下，強武足以拒諫，飾非而宮府內外之紀綱日以廢壞。爵賞及於私昵，惡德而黃炎虞夏之苗裔無有存者。百職耗廢而不舉，賢人遠遁以自全。此四方所以壅隔而人心不服，望望然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一頁

靡所歸也。武王既定天下，反商政，政由舊出，權量於府同。其二三陳法度於朝，辨其因革，建官惟倍，有失厥世守者，輒為考氏族焉。

疏鑿古奧

凡此關石和鈞遺則，咸在官刑，庶位咸憲，可稽特一起而整齊之。而六合同風，王道四達而不悖矣。孰削其封，起草莽而主社稷，孰隕其祀，擇支庶以承宗祧，立賢無方，則濟而在。四者將與共功名焉。凡此焦陳，薊祝封於下車，河海山林進者上賞，特一舉而風厲之。而元元懷德，人心景附而不疑矣。且夫地莫重於京師，法無以此確不可磨禁奸究國，莫大於肆祀。官不能保犧牲，此亦積玩之極焉者也。商書駿厲而嚴肅，本其意以用之，不過綜覈名實而百度清明在朝。

廷以為規模之定而在四方以為風俗之同且夫世莫近於夏后
明德之後久湮賢莫親於微箕自靖之忠莫訴此亦衆怒之積焉
對九筮切
者也商道尊賢而上功法其意以行之不過褒崇聖哲而薄海謳
詞意凝鍊作有苦
思在天子以為封賞之常而在民心以為忠厚之至然則我周之
定天下豈有他哉其所整齊者商之法而所風厲者即商之臣庶
也治象維新政本由舊聖人受命而王曷嘗盡變前朝而別行邀
結之術哉

駿肅得商書神味卓然可傳 李百藥

挾精剔華期到古人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看是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何等氣質 張照人

一頁

謹權量

尚論帝王之所以興而其道同矣。夫惟寬信敏公之皆備故其興也勃焉。帝王之道不異世而同揆乎。夫子意曰：予觀帝王之興後先相望赫赫若前日事矣。尚論者每欲得其世之變而論之不知世遞變道不變也。誠明於不變之道而上下千古遂不復分升降於其間何也。自古帝王皆有厚於天。豈之理故其道出之而不窮。自古帝王初無遠於人情之為。故其道措之而立效。道一在寬好生之心。任德之治。物情之所望而趨也。不見陽施於上陰伏於下。而品彙之日以蕃也。乎是何所得之大也。而聖人之寬適如之道。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五

一在信勿貳之忱。惟行之令。物情之所擇而託也。不見寒暑有恆。晝夜有定。而作息之奉為準也。乎是亦人之任之也。而聖人之信適如之。非求有功而功莫多於聖人。則敏之道得焉耳。天行故健。而時之行。又曰：地道敏樹。地行故順。日月行故明。聖人則而象之。而永賴之功。與不言之功。一也。不期民悅而悅莫大於聖人。則公之道得焉耳。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聖人奉以行之。而無疆之說。與無心之說。一也。治天下之法。大都前者簡而後者詳。惟寬信敏公立。治之本原。而因時制宜者。其理皆貫。治天下之人。亦若性者安而反者勉。惟寬信敏公。執圖治之樞要。而隨質以造者。其歸則同。故迹其類。

應之機。近不遺。遠不禦。固二帝之所以格于上下。而相其蟠固之勢。入之深。享之久。亦三王之所以貽其子孫。吾乃知配帝之烈。存乎一心。而天德之外。更無王道。是道也。豈獨前世創業之主。云爾乎。繼體得之。始可履帝位。而不疚。儒者知之。亦不憂絕學之無傳。此吾所為反覆虞夏商周之書。而具論其道之大。同有如此也。

雄深雅健。具體柳州。又河東論語辨。謂此章書孔子常常諷道之云。爾已之德。無所依而施。故常常諷道而止也。論語之大。莫大於是。讀結段。儒者知之。云云。實窺得此章大處。且與孟子末章稱舉堯舜湯文亦合。若符節。奇識奇文。原評。

經畬堂全稿

卷二

一百二

骨重神寒。天廟器。古本文到得堅字。始可傳可久。唐以前無不堅者。歐陽公作文。粘列壁間。艾削數四。始脫稿。作醉翁亭記。起手數行。剛成五字。求其堅也。曾王二家一字不苟。老泉文似縱實嚴。長公兄弟少年決科之文。縱橫浩瀚。其後漸歸蒼確。志林文字。及古史論。可覆也。時文則王唐以下。無不堅者。一壞於萬歷之季。空而不堅也。再壞於崇禎之季。浮而不堅也。故古今文要旨。一堅字。盡之。予按作者文。不名一體。其堅處。尤不可及。本朝一二鉅公。後此為繼響矣。秦龍光。

寬則得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二段

儲在文

君子之惠勞其因且擇者美也夫所利而利不勞而勞美矣曰因
 曰擇非君子其誰克之且君子為政所以裨於國而便於民者為
 能阜天下之財而行其所無事也盡天下之力而合其所同然也
 則通達治體有神明之獨運者焉是故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可約
 略言之也大同之世朝野為一家其頒萬民之職者歲舉月修若
 事事創建以警動其耳目而不知君子恆用因大順之時遐邇為
 一體其圖小民之易者言傳號渙若時時提策以濟厲其精神而
 不知君子專用擇何也衣食之源藏於自然之府君子從其後而

經禽堂全稿

卷二

百五

因之因乎天因乎地又因乎人凡陰陽之說易水泉之疏衍風土
 之便安莫不順布之以宣其氣虞夏以來九功惟叙八政克修皆
 其善因者也推解不事而膏澤流以是為君子之惠而已矣筋力
 之勤限於一定之節君子就其中而擇之擇其地擇其時并擇其
 勞對九精凡計里以定服準年以定日觀變以定功無非鼓舞之以通其
 倦詩書所載盤庚之誥鴻雁之歌最其善擇者也謗讟無聞而庶
 事舉以是為君子之勞而已矣好言興革者知利而不知因務為
 欲取姑與之說而所利則盡遺之君子順理以行仁川澤山陵不
 愛其寶蟲魚葭葦各獻其材溥大惠於耕鑿之中而自不必分則

發粟以數于其譽恣意徵發者能勞而不能擇不避拂衆從己之名而可勞則反置之君子準情而度務時懸象魏各協雨風乃召司空不煩鼙鼓泯大勞於歌舞之下而又何至召讐斂怨以倖濟其功是故損下益上損上益下均非善經從民廢事從事廢民歸於失策一因一擇布之優優阜天下之財而盡天下之力豈不休哉

立言皆見本末賈茂董醜六經成液原評

鎔錘經傳自馬班以下皆然昌黎云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此

法今人不講久矣夫時文本號經義須以六經作骨骨立而神

經禽堂全稿 卷二

百四

味自生否則乘車鼠穴彌望黃茅弊端百出吾於作者文只服

其骨理勝耳江牧庭

韓宗伯評順治乙未劉君作云含英咀華若不易出諸其口筆

墨自珍人亦珍之作者英華實出其上使宗伯見此其珍之不

知若何也陳師洛

困民之

不知命 全章

儲在文

成德之學所貴於知者三焉。蓋知命則為君子有其基而立必知禮。知人必知言。皆成德之要也。子故為學者戒其不知乎。意曰古之人德成於身體明而用達。其中蓋有定識焉。深觀造化之消息而純其心以復人道之常。灼見行己之範圍而推其理以盡物情之變。故學有由入。惟知之者允蹈之。而苟知之未致。則亦終其身無所得力已矣。自吾言之。人不可以不知命。命者本天以制人者也。原夫陰陽交運。而參錯以異者。大造總出於無心。迨乎福極既昭。而一成不變者。生人各有其定分。惟知命則予人事以權。而出

經書堂全稿

卷二

一百五

人不貳其志。所以通於君子之路也。如其不知進固失之躁。退亦失之濡矣。故同一吉凶禍福之旨。在知命者榮悴皆為生成之藉。而在不知命者趨避皆出微倖之謀。聰明誤用以擾無事之天。而行習之得其正者寡矣。雖欲為君子將何以端其品哉。人不可以不知禮。禮者由外以制中者也。原夫至敬無體而多為之數者。斯須必藉以養安。迨夫服習自然。而不易其方者。氣質亦恃乎變化。惟知禮則授吾身以節。而動靜不越其閑。所以臻於強立不返也。如其不知柔固失之怠。剛又失之肆矣。故同一貌言視聽之坊。在知禮者經曲皆為我設之文。而在不知禮者官體皆不自主之器。

物欲交引以搖常宰之神而儀容之中其度者寡矣雖欲立將何
以扶其幹音皆見本末茂人不可以不知言言者我所權以制物者也原夫志
浮為聲而好莠自口者既無能掩其所從生迨乎辭達為事而應

違千里者又難以禁其所終極惟知言則先天下以覺而臧否不
爽其衡所以幾於知人則哲也如其不知徇固失之偏察又失之
刻矣故同一是非名實之別在知言者立誠著偽皆坐照以同然
之心而在不知言者道術事功皆易惑於近似之說私臆自用以
淆本體之明而取舍之當其理者寡矣雖欲知人將何以平其準
哉觀其弊之切當求其功之大且精知斯三者而力行以繼之則

經奮堂全稿 卷二

成德之學備矣

體博思精讀此方見廬山真面目矣 朱杜谿

窮原極委顯微闡幽此為有物之言百讀彌覺有味紙敝墨渝

不能捨手 吳戢紘

不知命

窮理之要有三。盡人以合天而已。蓋知命則在天者明。而知禮知言。盡人以合之。非然。無以為君子。又何以立。與知人乎。且天下之理。原於一而已矣。而往往緣事以分其途。明乎其原。而審已度物之間。各盡其實。詣之所以日崇也。昧於其原。而持身應世之際。咸失其宜。弊之所以日滋也。何則。理未有不原於天者也。天以異諸人。而理之中有數。則為命人。以承乎天。而循理以飭躬。則惟禮。準理以鑒物。則有言。凡皆古之君子所惟日孳孳以自成其德者也。而非致知不為功。誠知命則見天之命。善不命。惡命。智不命。愚者

經會堂全稿

卷二

三十七

其純乎理而不參乎數者也。而天之命窮亦命通。命吉亦命凶者。則兼乎數而不專乎理者也。命之一定者。吾順正以受之。命之無定者。吾居易以俟之。則坦然於進退存亡之途。而自合乎仁義中正之旨。所以成其為君子也。如其不然。見利而趨。見害而避。輕試其微倖之術。而不顧夫義理之安。其不流為小人之歸者。幾何哉。且夫天命無常。而有其不易者。則欲人之自符其恭敬之理也。夫自聖人制禮多之。為名詳之。為數幾於委曲繁重。而自知禮者。觀之。凡皆天叙天秩之自然。而實與吾身有動靜相關之處。故志氣堅定。而官骸得其坊。則自立者。即所以立命也。如其不知非失之

怠○卽○失○之○肆○吾○見○其○靡○然○無○以○自○拔○於○人○羣○而○已○矣○且○夫○夫○命○難○
謔○而○有○其○可○信○者○則○欲○人○之○不○惑○乎○是○非○之○理○也○夫○自○斯○人○有○言○
或○著○其○誠○或○售○其○偽○幾○於○紛○錯○雜○揉○而○自○知○言○者○觀○之○几○皆○天○命○
天○罰○之○攸○屬○而○特○於○吾○心○為○彼○此○折○中○之○衡○故○臧○否○懸○殊○而○從○違○
得○其○當○則○知○人○者○卽○所○以○知○天○也○如○其○不○知○非○失○之○偏○卽○失○之○徇○
吾○見○其○惘○然○無○以○辨○別○夫○流○品○而○已○矣○然○則○知○禮○知○言○者○皆○以○盡○
人○事○之○當○然○而○必○先○知○命○為○之○基○夫○惟○深○明○乎○一○原○之○理○而○殫○心○
畢○慮○於○分○出○之○途○則○物○我○同○歸○顯○微○無○間○而○盡○人○合○天○之○學○成○矣○
故○有○志○於○君○子○者○斷○以○窮○理○為○要○也○

經畬堂全稿

卷二

頁八

三節最難融洽文以精理鎔成一片變化鼓舞妙極自然可稱
奇作 王海文

全理透亮指揮如意偏師銳入靡旌摩壘遂使題無堅城快絕
快絕 方文軒

不知命 其二

